

深入四國九城、行腳一萬公里

一帶一路 全面解讀

文·蕭雷元 研究·陳錚詒 攝影·黃明堂

阿拉木圖，距離北京三千兩百多公里的哈薩克第一大城。
四月初春，天山山頂積雪盈盈，市區卻熱得像台北的六月。
離市中心三十分鐘車程、最初種滿蘋果樹的小鎮巴拉霍克，
中國倒包客（小型批發貿易商人）來了，
將一個個貨櫃堆成兩三層樓高，做起布料、鞋子、服飾等商品批發生意，

巴拉霍克因此成為當地最大貿易市場。

吃中國廠商生產的番茄醬、走中國修建的鐵公路、

到中國石油經營的加油站加油，這是哈薩克人每天少不了的生活。

可倫坡，北京五千兩公里外的斯里蘭卡首都。

過去碧海藍天的港邊，如今圍出一塊相當於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黃土地，

交給中國負責填海造陸的「海港城計劃」完成後，

新潮的飯店、購物中心、商辦大樓、F1賽車場，將進駐這個印度洋島國。

這是斯里蘭卡史上最大金額的外國投資案，中國海港、中國碼頭，中國無處不在。

這些平常在國際新聞「邊緣」的國家，今年三月，突然在世界大小銀行的投資報告裡，

變身為取代「新興國」、「金磚國」的紅火投資新標的，

亞投行概念股系列中的亮眼珍珠。

三月底，中國政府頒布完整的「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

一時間，「一帶一路」成為全球最響亮的政策口號。

從中國西北經中亞、南亞、中東到歐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

和福建經東南亞、南亞、非洲到歐洲的「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號稱涵蓋全球六十多國、三分之二人口、三成GDP。

不管開不開心、接不接受，台灣也被收納其中。

四月下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送上四百六十億美元建設大禮——

中國將興建一條從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中巴經濟走廊」。

「一帶一路」正式上路，將如何影響台灣、中國、全世界？

拆開大好商機包裝後，它面對哪些風險？

《天下》派出兩組資深記者與攝影，花了大半個月，

走訪中國、哈薩克、斯里蘭卡、新加坡四國，

北京、福州、泉州、西安、烏魯木齊、喀什、阿拉木圖、可倫坡、新加坡九城現場，

為您全面解讀「一帶一路」大戰略。



▲ 西安的回民街上，整天擠滿了觀光客。戴著白色回民帽的小販烤著牛羊肉串，整條街上瀰漫著令人垂涎欲滴的烤肉香。



▲ 進出北京天安門廣場都要經過安檢，週末時甚至要排上至少一小時才能進入，但外國遊客仍絡繹不絕。



▲ 同樣是在斯里蘭卡，但在可倫坡所見的臉孔，就與康提大不相同。（劉國泰攝）



▲ 在哈薩克，雖以哈薩克族為人口主體，但有的像東方人、有的像西方人。圖為阿拉木圖的大學生。



橫跨歐亞非、 囊括上百族群

「帶路」國家臉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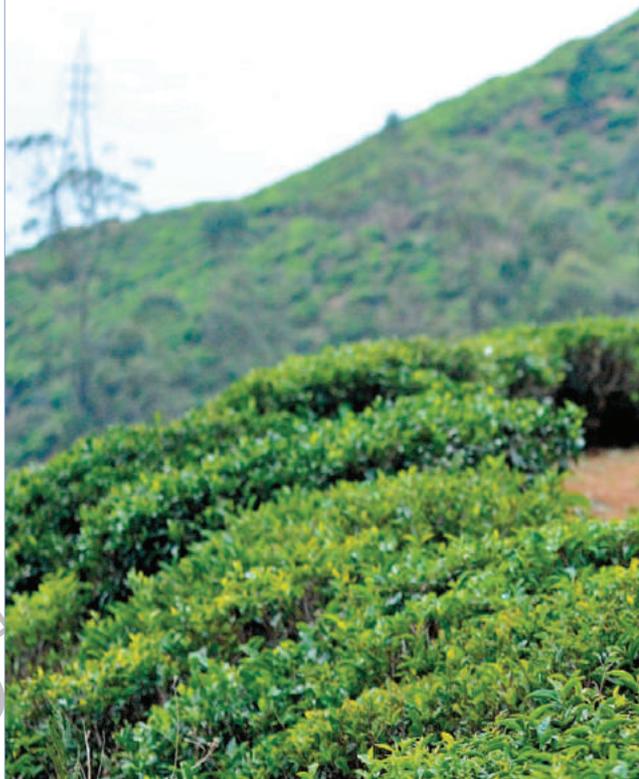
▲新疆烏木齊的二道橋是維吾爾族人的熱鬧商業區，但因近年來因與漢人衝突漸增，連路上行人見到《天下》記者的漢人臉孔，無不板起臉來。

▶ 每年清明時節，成千上萬民眾前往西安的黃帝陵祭奠軒轅黃帝，典禮盛大隆重，廣邀許多團體在典禮上演出。



▶ 新疆喀什是中國最西端的城市，也是南疆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人口以維吾爾族為主體，充滿了邊疆風情。

▶ 位於斯里蘭卡中部的康提是全球著名錫蘭紅茶產區，泰米爾族的婦女是主要採茶人力。(劉國泰攝)





北

京四月天，楊柳白絮飛撲似雪。《天下》記者在申請加入中國發起的亞投行（AIIB）創始國最後截止日，來到北京。剛下過一場雨，長安大街開起爭奇鬥豔的顏色派對：粉紅杏花、白色梨花、豔紅桃花、紫花、黃花，一株壓過一株。

但這熱鬧，還比不上各國爭搶亞投行頭香的盛況。

「你說，英國為什麼要率先『亮劍』？它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啊，」中國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穿著一件深藍色夾克，略顯疲憊。這些日子，他忙著出差、受訪、開會，話題都脫不開「一帶一路」。

機會1

西歐國家靠攏

中國崛起2.0 卯足全力走出去

法定資本額一千億美元的亞投行，是一帶一路的關鍵武器，英國與西歐國家確定入座，無疑為習近平任內這個最大戰略，打了一劑強心針。

因為，歐洲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交情最深的盟友，更是一帶一路最後交會的黃金終點。

中國要繞過美國勢力控制的太平洋第一島鏈，從中亞經中東直搗「西方文化」核心，再連往非洲，整合自己的全球市場。一帶一路成功的關鍵節點，就在歐洲。（見二三四頁）

張燕生分析，中國改革開放至今三十五年，爬過第一座大山，經購買力平準後（PPP），中國GDP在去年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

▲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5年，已跨越第一座大山。在未來「新35年」，中國要舉全國之力走出去。

未來「新三十五年」（二〇一四年到二〇四九年），中國還有幾座大山要爬——實質GDP與人均GDP超過美國、轉向以智慧驅動的經濟成長等。「這些都要靠一帶一路來完成，」張燕生說。



▲「一帶一路」戰略的構想企圖心大，效果卻也可能出現無效或浪費的建設。

一帶一路讓中國視野從十三億人的國內市場，轉向七十億人的世界市場，「要舉全國之力，讓過去三十五年最好的東西走出去。」
簡單來說，一帶一路是以改善亞洲基礎建設、提振全球經濟為外衣，解決中國內部經濟社會問題為襯裡的「中國崛起2.0版」。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曾形容，一帶一路「為亞洲整體振興插上兩隻強勁的翅膀」。習近平也在今年博鰲論壇上宣示，透過沿線國家「五通」——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亞洲將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不論對內或對外，一帶一路都是中國不得不然的選擇。

機會 2

新常態、新刺激 啟動下一輪經濟發動機

對內，一帶一路扮演新常態經濟發動機的角色。

二〇一四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七·四%，創下二十四年新低，經濟成長減速，已是習近平口中的「新常態」。

一位派駐北京八年的外國資深記者觀察，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四具馬達：外人投資、對外出口、國內消費、政府公共投資，在這兩年同時熄火。「一帶一路是下一輪成長的新發動機，」他比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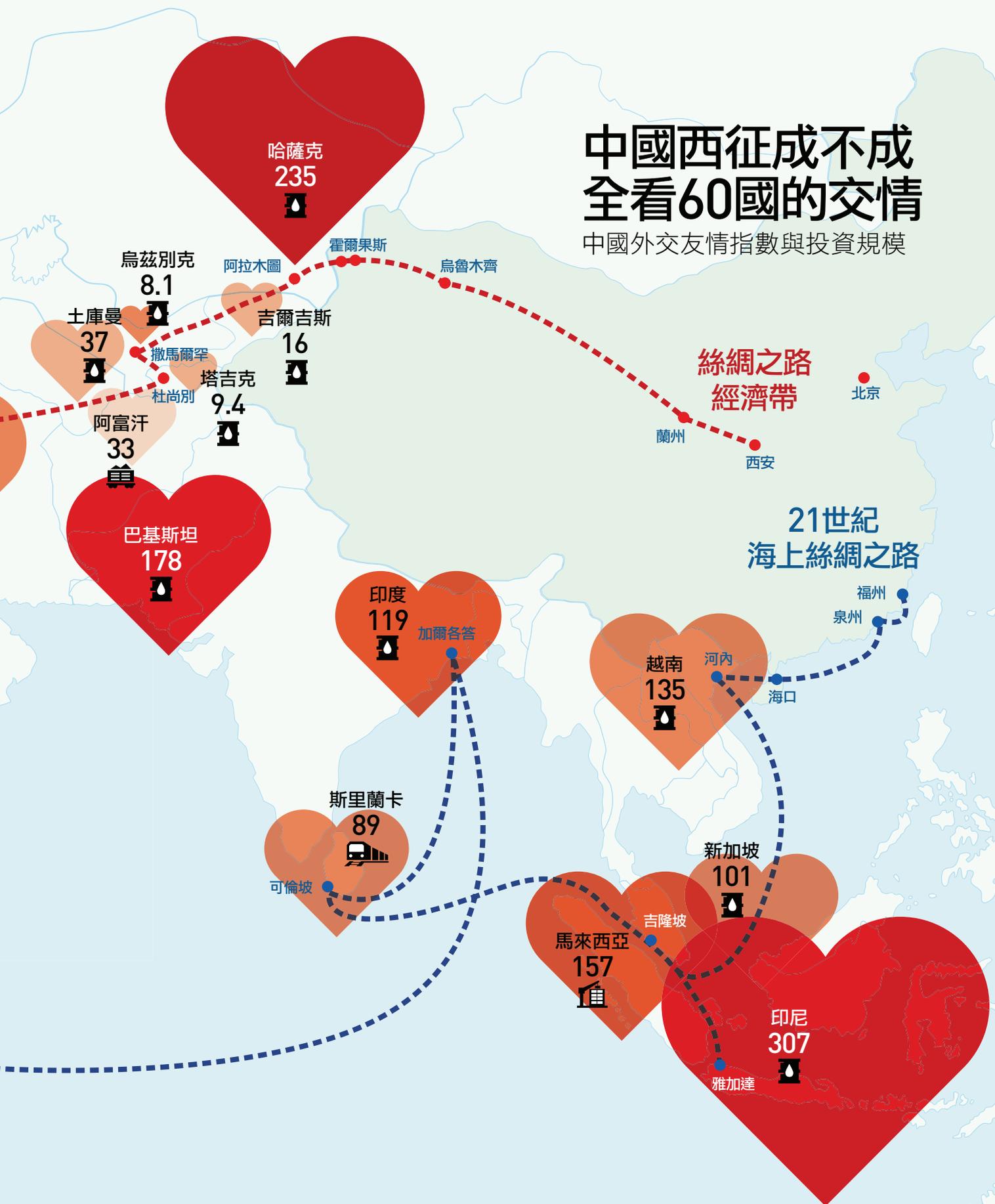
長期關注中國政經發展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也點破，中國累積了四兆美元外匯存底，不能全部押在買外債，必須找到其他多元投資組合。「一帶一路哪怕只能做三分之一，還是很好的新機會，」丁學良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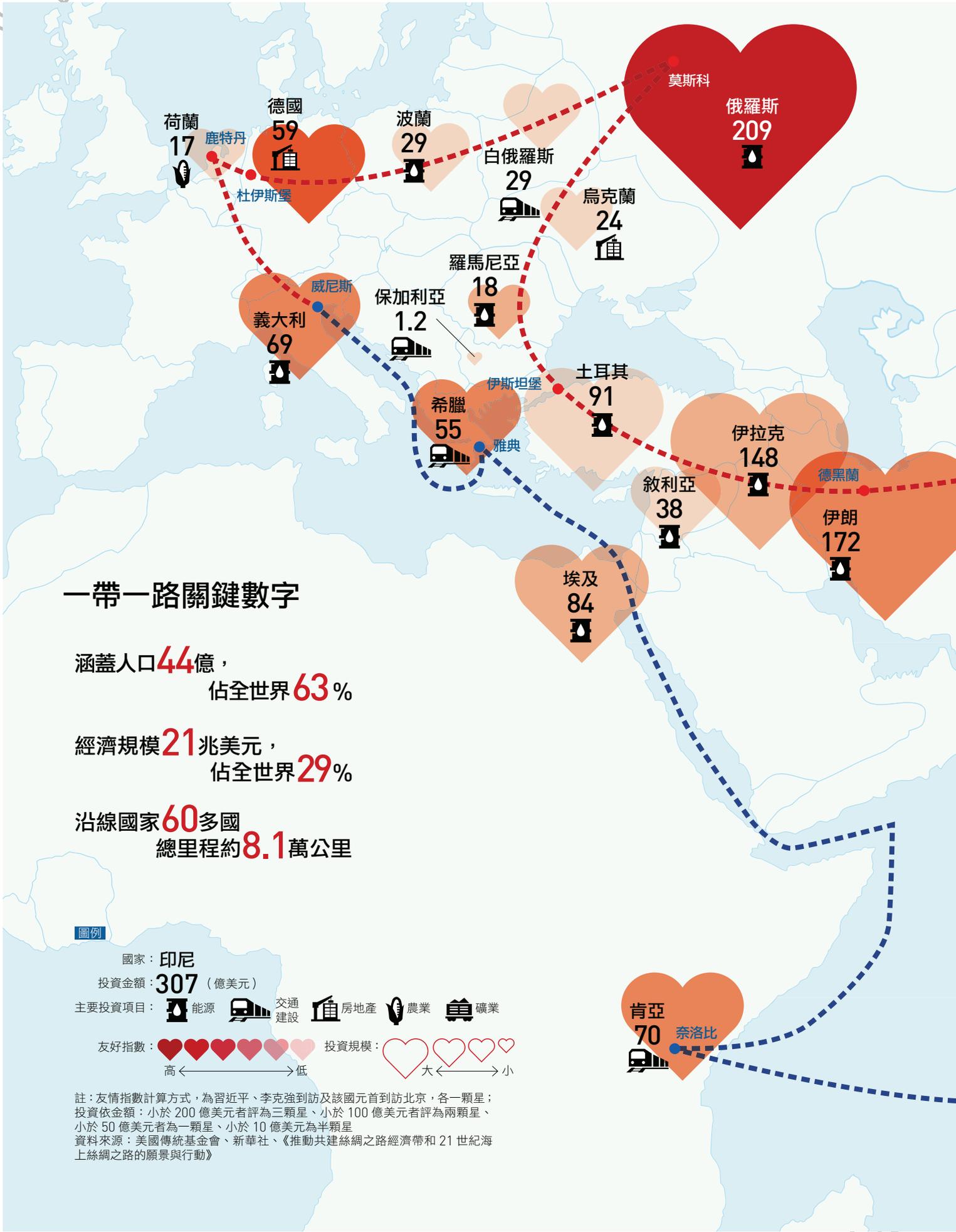
對地方政府或對國、民營企業，一帶一路意謂著中央會下放更多資源。

中國三十三個省市區中，就有三十一個趕提計劃，搶搭一

中國西征成不成 全看60國的交情

中國外交友情指數與投資規模





一帶一路關鍵數字

涵蓋人口**44**億，
佔全世界**63%**

經濟規模**21**兆美元，
佔全世界**29%**

沿線國家**60**多國
總里程約**8.1**萬公里

圖例

國家：印尼
投資金額：**307** (億美元)
主要投資項目： 能源 交通建設 房地產 農業 礦業
友好指數： 投資規模： 大 ← → 小
高 ← → 低

註：友好指數計算方式，為習近平、李克強到訪及該國元首到訪北京，各一顆星；投資依金額：小於 200 億美元者評為三顆星、小於 100 億美元者評為兩顆星、小於 50 億美元者為一顆星、小於 10 億美元為半顆星
資料來源：美國傳統基金會、新華社、《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帶一路列車。截至去年底，中國最大的工商銀行已提供一〇九億美元融資，給七十三個一帶一路境外項目。今年中國國內還將有三、四千億人民幣的相關投資。

機會3 40年最大戰略調整 從東亞國家到「亞洲中心國」

一帶一路也為許多「個人」，創造了生涯難得一見的機遇。

初春，西安異常多雨，洗去黃土高原又土又黃的城市風貌。交大校園裡成排的法國梧桐，一下子冒出青綠嫩葉。

四十五歲的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院長單文華是湖南人，十年前來到西安，成為最年輕的院長。

單文華是中國研究絲綢之路貿易法的開山始祖，博士論文在廈門大學完成，專攻絲路國際貿易慣例。〇六年，他在交大成立中國第一個絲綢之路國際法研究所，「比習主席還早七年注意絲綢之路經濟帶」，單文華笑說。

他回想十年前從英國回來，絲路還是非常冷門的領域。單文華招的第一個博士生，論文寫絲路貿易，「當時資料不好找，很辛苦。到現在火得要死，很容易申請科研經費。」

單文華今年初寫信給陝西省委書記、商務部、外交部、發改委，催生出跨部省校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統合所有關於一帶的研究計劃。西安交大也動員各學院，拿到二十幾筆關於一帶一路研究經費。

「真沒想到一下子變得這麼熱門，」單文華穿著深色三件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10年任期最重要的戰略，關係著他的執政成敗。(Getty Images 提供)

式西裝，說話溫文爾雅，十分洋派。

對外，一帶一路是中國近四十年最大幅的對外戰略調整。台大政治系副教授張登及就指出，從清末自強運動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主旋律都是面向海洋，學習西方；一帶一路象徵中國視野轉換。

「這是中國模式的升級版，」張登及形容，中國在東邊海上被美國用政治、軍事「巧圍堵」，它就來個大轉身西行，用經濟、基礎建設外交「巧突圍」。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薛力，將時間軸拉得更深。他認為，一帶一路是五千年治理天下觀念改變的分水嶺。過去，中國是「修文德以來天下，外邦來不來，中國不care。」現在，中國不但主動走出去，且積極影響別人。





▲絲綢之路經濟帶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信仰，考驗著中國國際磋商與管理能力。

「習近平改變了中國的自我定位，將中國從東亞國家，變成亞洲東邊大國、亞洲中心國家，」薛力肯定。

風險1 花錢太任性，建設變國際爛尾工程？

不少人質疑，一帶一路是中國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取得周邊國家能源、爭奪更大政治影響力的美麗糖衣，這也的確是習近平思考戰略時的目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檯面上還會出現「各國熱烈響應」的模樣？

原因之一，有需求，就有供應。

「就是周邊有需求，中國有能力做、也想做，」一位亞洲駐中國大使透露，亞洲許多國家奇缺現代基礎建設，「缺路、缺電，道路不聯不通」。他舉例，新加坡到昆明，鐵路只能通到曼谷，再下來轉車，浪費時間金錢。中國願意花錢替大家做，何樂不為？

一帶一路事關中國與亞洲未來三十幾年發展，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可以規劃這麼久、投入這麼多資源。更重要的是，「這已經不是中國的獨角戲，大家都會在上面軋一角，」他觀察。

原因之二，一帶一路存在許多風險，這些風險，大部份由中國承擔。

最明顯的風險是投資無效，千億美元落得打水漂兒。甚至有人擔心，以中國過去「大包大攬」的做事風格，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可能

會淪為「國際爛尾工程」。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不諱言，中國走出去，低效率、無效率的投資也會跟著走出去。再加上周邊國家政局動盪，政權輪替頻繁，每次換新政府，各種投資承諾都要重談。

例如，柬埔寨政府暫停中國四億美元的水壩項目；緬甸中止中國密松水電站大壩計劃；今年初斯里蘭卡大選變天，新政府將重新審視十四億美元的海港城計劃。

「幾十億、上百億被擱置，中國的錢不是大風颳來的，用不好，會產生負面效果，」王逸舟提醒，必須防止「花錢太任性」。

風險2 牽拖騙建設 新一輪貪腐的開始？

牽涉到錢，難免有貪腐的疑慮。在國際透明組織的調查中，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清廉度排名殿後。在中國，習近平強力反腐，已有超過六十個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但，一帶一路會不會是另一輪貪腐、浪費的開始？

就以相對落後的西北省份來說。江澤民時代喊出西部大開發計劃，投入千億人民幣建設，西部地區和沿海省份落差不降反增。

對他們來說，別管一帶一路是什麼，重要的是，又一輪大建設大資金要來大西北，各省市為了爭取經費，各盡花招，使力「牽拖」一帶一路。

一個台灣旅行團去年到西北參訪，從西安搭巴士到蘭州，原本順暢的高速公路，突然大塞車，一動不動，折騰了幾個小時後才發現，對向車道只修好一半，突然沒路了。不久，新聞報導甘肅負責的多位交通高官，都因貪污被捕。

《天下》記者在四月中抵達中國極西城市新疆喀什，漢朝





一帶一路的「金庫」

中國想當老大， 先過亞投行這一關

作為「一帶一路」大戰略的配套措施、融資機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主導成立的國際金融組織，象徵中國在國際事務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中國已從一個試圖融入國際社會，遵循既有遊戲規則的「負責任大國」，搖身一變，成為自訂遊戲規則與標準的強權。

但中國要如何在國際社會上扮演折衝樽俎的「老大」，挑戰現在才開始。

中國成立亞投行的意圖，就是要複製美國在二戰結束後所建立，主宰全球經濟金融秩序70年的「世銀+IMF+美元」模式，打造自己的「亞投行+絲路基金+人民幣」模式，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建立中國主導的亞洲經濟與金融新秩序。（辜樹仁）

《天下》團隊在出發前，曾去拜訪前任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他雖然看好一帶一路，也不忘提醒這個戰略要考慮棘手風險：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reach）。

耶魯大學歷史學家甘迺迪（Paul Kennedy）在成名作《霸權興衰史》中提出，英國、西班牙等大國，為了保護海外利益，必須派兵海外，長期下來，造成國力過度擴張，最終導致帝國沒落。

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蓋港口、建高鐵、買油田、蓋水電

風險3

處處有「地雷」
過度擴張，挑動各國敏感神經

張騫通西域時，曾駐紮在此。

滿懷期待來到市區三十公里外的張騫公園。「蛤？這是……，」公園門口蓋得像迪士尼城堡，公園內的張騫紀念館上了鎖，看似荒廢了一段時間。

「太爛了，搞什麼？都用絲路名義來騙建設，」載我們來這裡的王師傅愈看愈氣。

▼海上絲路啟動新一波
海洋貿易競爭，主要戰場在印度洋。圖為亞大第一大貨櫃轉口港新加坡港區。（劉國泰攝）



▼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國力強弱落差很大，像斯里蘭卡的加勒地區人民還保留原始的「立釣」文化。（劉國泰攝）



站，會不會陷入帝國過度擴張的陷阱？

在北京乍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很難想像這位笑起來幾乎看不到幾顆牙齒的資深教授，就是深受國外媒體倚重的大學者。他四年前被聘為國務院參事，參與了一帶一路戰略的形成，馬不停蹄考察，兩個星期後還要去趟雲南茶馬古道。

時殷弘告訴《天下》，一帶一路願景很好，具體落實後，得面對大量國際磋商。

最大的風險是，中國大國重商主義和各國民族主義、大國地緣政治勢力三股力量的交鋒衝突。中國如果自滿、自大，會觸動區域大國如美、日、印、俄的猜疑，也會挑動較不發達國家敏感的主權神經。

攤開地圖，中國往西走的一帶沿線國家，從中亞五國、巴基斯坦到中東，大多是政權不穩定、革命不斷的國家，也是伊斯蘭極端勢力的範圍；和中亞接壤的新疆內部，更有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近年發生多起暴動、恐怖攻擊，讓中國政府疲於防範。

往南走的一路沿海國家，也處處有地雷：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都和中國發生南海主權糾紛，菲律賓上星期才聯手美軍進行「肩並肩」軍演，目標就在對抗中國在南海的擴張建設。

「一帶一路有潛在利益（potential profit），也有潛在風險與成本（potential danger and cost），這些都要算在總帳裡，一時殷弘總結。」



line



在中國一帶一路的大棋盤裡，台灣能夠佔據什麼位置？

「老實說，台灣可以做得不多，」一位在西部發展近二十年的台商感嘆，物流、工具機、電子產業或許有個別商機，水泥、鋼鐵等基礎建設產業，也有機會參與這場「盛宴」。但是，「要被整合進中國的產業，一起走出去，才吃得
到。」

風險4

以商促政
大國角力，台灣跟著地震

另一位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台灣電子業董事長觀察，中國從「以商圍政」、「以商逼政」到「以商促政」，步步進逼台灣，一帶一路不過是一種新的撒錢工具。

「中國和大國角力，造成板塊擠壓，就會地震。台灣有沒有意識到，你是處在板塊擠壓的中心？你能不能抗？如何爭取最佳生存策略？台灣需要更務實、更勇敢的理性思考，」

這位企業大老提出很多問題，卻也無法給個標準答案。

該期待，還是觀望？確定的是，一帶一路是標準的「中國製造」，它是一種中國商品，被中國政府、企業強力推銷到全世界。

不管喜不喜歡，中國已經把路鋪到你家門口，一打開門，就會看到中國已經「在路上」。

一帶一路上，在中國，《天下》選擇了「一帶」起點西安，以及「一路」起點福州、泉州。

另外，烏魯木齊是中國通往中亞的門戶，而喀什則是中國最靠近中亞、歐洲的西部城市。

中國以外，《天下》選了哈薩克，因為它是「一帶」出了中國國境的第一個國家，也是中亞第一大國；「一路」則選了斯里蘭卡、新加坡，兩個跟中國又近又遠的關鍵力量。

習近平如何在全球下這盤棋，不僅關係他的十年政績，更關係著台灣的未來。（英文版同步上線 www.cw.com.tw/english）

專訪前駐印度代表、中華郵政董事長

翁文祺： 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

印度是「一帶一路」戰略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國家，但從印度人的角度看，自己被圈起來，會感到安心嗎？

中國對印度來說，是個具體威脅，1962年兩國因邊界糾紛打了一仗，至今許多印度人心裡，仍有戰爭的陰影。但目前兩國政府都採取務實態度，盡量擴大合作，擱置爭議。

經濟上，雙方產業互補性強，中國本身是印度的市場，印度也是中國的市場，最近印度也已加入亞投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訪問印度，印度總理莫迪特別邀請他先到自己的家鄉，兩人再連袂到新德里談正事。今年5月莫迪回訪中國時，也會先拜訪習近平老家陝西，然後再與習近平一同赴北京。

不少人說，為了平衡、圍堵中國，印度與美、日交好。但現今的國際關係已不是冷戰的兩極對抗，而是多極的（multi-polar），有點像變形蟲，沒有靠邊站問題。今年印度國慶邀請美國總統歐巴馬出席閱兵，但也同時交好俄羅斯，莫迪馬上也要出訪中國。

不過，在南亞地區，印度似乎有意無意間，要與中國競爭影響力。

莫迪上任後，很努力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去年5月就職典禮時，特別邀請世仇巴基斯坦的總統為座上賓。莫迪也訪問了和中國關係密切的斯里蘭卡，承諾給予更多援助。

國內發展上，印度的方向很明確，莫迪上任後提出「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戰略，目標在2025年將製造業佔GDP比重，從17%提高到25%。

莫迪如果不犯錯，連任成功，任期還有9年，習近平任期還有7到8年。兩國人口加起來25億，一個以每年5%、另一個以7%的速度成長，分別位在喜馬拉雅山的下方與右方。

如此成長，你說可不可怕？周邊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當如何自處？

目前近100家在印度的台商，規模普遍不大，還有很大發展空間。若認定中國市場經營愈來愈困難、東南亞市場逐漸飽和的情況下，下一個大市場、下一個中國，就會是印度。（辜樹仁採訪整理）

影音

中國崛起20，如何影響中國和世界？



精彩預告

習近平的野心時代系列2「對內治理」將於《天下》五七三期刊出